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五六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

醫問漫記

賀欽

九月 日清河羊山之戰虜見我軍奮勇追之即退

遁遁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
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渠彼躡爾後
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謀出
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爲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
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歸有虜二十餘人隨我
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虜始歸軍士有云若此

綴金屋 卷之二 百六十一
緩緩與敵更選百千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
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
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爲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虜聞兵至空室以遁
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
之虜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挈
數賊首歸

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滯行欲伺察殺
之取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
女牆百戶以刀斫之墮而死視之乃虜賊也使其

無刀非特不能死賊反爲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
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爲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
不可無兵也如此

遼東管家庄長壯男子不在舍建州虜至驅其妻子
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於
人弗售乃謀入虜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
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
覺裸躄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挈其妻子取賊
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左云

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所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四
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
曰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虜手吾不忍也乃下馬
背相倚而立令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
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虜來攻
處則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
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
免歸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虜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
四嬭人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
矢恐之室中兩嬭引繩一嬭安矢於繩自窓縋而

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
来自棚上以麻稽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
矢彡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聞右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虜將脫取其甲冑衣服
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銳擊虜碎
其首而死虜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
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彡
有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顛彡軟懦不能弓矢間有
勇捷能射者不彡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

爲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
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
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
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
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虜去却遣
人貼之臺軍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
名曰貼耳實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營城臺虜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
戶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

彗來報讐劉患之預徙他臺越二日賊衆果來約
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甕
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旁屯兵馬十許
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爲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爲腹心頭目手足
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爲
國而不爲家爲君而不爲身所益彗矣若或所用
失人懦弱者先退遁以爲民望無謀者卒迷惑以
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
一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少者不過十四五人少者僅得五
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
亦難哉

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
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

無勇無耻亦甚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
幾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

爲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築土墻圍之屯柞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即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害南城上上城無目者方氏復爲人斫其首去數日

棄出之驗不過恐爲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爲人斫其首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者爲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久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死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相拖入水中美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

而晝白乃漢人首再驗無之有衆見網巾痕者有
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剃去其灸盤者有烟火薰
其網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某者年前死以棺
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聞時變不善曰往守
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半出無首矣不敢
聲寃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瘖者又與一小廝爲廣
寧人馬挾至曹家堡甸中初以繩札其口不令得
叫後殺其小廝瘖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
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廝爲人割其首
云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

漢人首者呼不至恐事戩故耳後控廣寧竟成之
此決非虜首無疑者當時得功有此逆天悖理之
徒作亂如此而在位畧不加意究竟恐壞其功余
曰功自功罪自罪兩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福
非上人使然然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
雜以二三兩銅是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
兩一定是真銀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
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究實者如此其數傳
聞未經究實左尋
懷柔伯在任當久兩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

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彳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陝西時常信任之

翁奉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

絲金身終卷之二
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婿不從右
三人聞之工科高文著

支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
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樟樹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
里爲人瘡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
解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舉子以有司待士
之薄遂絕意不爲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
聞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璠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
大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爲
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
之貪酷不職者卒尋望風逝去一日在科中與丘
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
肆拾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
曰當以西銘爲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爲御史給
事中旣得之若不言却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

觀相書如言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
自考曰我之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
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
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
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遠禮弗
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
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
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脩哉

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 日西邊大
安綬遠等處臺空虜賊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

或二三十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
或半日夜不勝乃退輓軸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
與虜荅話虜電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虜作反
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被一矢張以
矢禦之一賊徙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
中之墜崖死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
汝射不力爲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張
發百餘矢中虜死傷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
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
以敵之不免死矣丈夫不死賊手吾當自刎汝曹

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虜望見乃解退之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啟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 敕燒荒去却境外荒草使虜遠遁如何有燒裏荒之理我魯向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魯燒賢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脩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

善一事賢婿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
手之軍士當以敵愾爲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
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武爲念可也講求陣
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一切着實事務
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爲戲
且凡飲酒看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又
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
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
弓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附錄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慈懿皇太后崩 詔內閣議別葬不祔 裕陵時大

學士時等上疏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議以

失大倫 皇太后不允堅欲別葬 上御文華殿集

文武群臣諭旨群臣無以應叩首而退時科道官列

後聽 聖諭不審及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北面以

手遮大學士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時也何以退時

等以從容荅之北出文華門諸大臣彳徑出有至左

順門西者科道官尚集議文華門西以謂失此機會
恐後終無挽回之理科道官禮部尚書夔等乃跪伏
文華門外不出時大臣尚方觀望禮科給事中張賓
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居大位享大祿受國厚

恩今朝廷有事乃不諍將何往衆乃無敢不至俄
而司禮太監懷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大行慈懿
皇太后不祔裕陵大不可者太監何不諍之恩曰我
不避死公等當何如弘對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
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

雖舉族死亦何益耶恩曰恩等每進諫太后輒怒

曰爾等逼我死萬一 太后果欠安不幾陷吾 君
於不孝乎弘曰諭親於道方可謂孝若阿從 太后
一時之意不以耐葬使 太后得罪先帝則是陷親
不義安得爲孝耶衆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於內時
殿門雖闔而 上猶在御蓋以察羣臣退言何如耳
恩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衆退各衙門章連上
上自持章奏 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
上御文華殿集羣臣諭以請 命 太后得允悉如
群臣議衆叩首呼萬歲聲動宮闕而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譯語

岷峨山人

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从言畢聲越裳氏重九譯來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壯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語者說文云論也从言吾聲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吾言為語吾語聲也

壯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止曰韃靼俗曰達子又惡

其貪殘曰賊曰虜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
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
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
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
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既
而蒙古蕪并有之遂入中國稱號曰元我 皇明
膺錄受圖逐還朔漠一傳爰猷識里達臘再傳脫
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弑其部屬皆奔散來
附洪武中 天兵徃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
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末樂中有本雅失里

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
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
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里
妻率其部屬來朝頌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
阿魯台欲頷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之後脫脫不
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壯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
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正統初偕遣使朝貢歲以
爲常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
相篡戮朝廷因而絕之

其風俗匈奴志謂其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爲

室止則擅爲廬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皮毛貴
壯賤老其坐長左而面壯其送死有棺槨而無封
樹凡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烏桓
志謂其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顛
父兄無相讐報也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
百日後始遣媒送馬駝牛羊以爲娉其父子男女
相對踞蹲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有病
以艾炙或燒石自熨或燒地卧其上或隨痛病處
以刀決脉出血俗貴兵死塋則歌舞相送肥養一
犬以綵繩纓牽燒而送之言使護死者神靈歸赤

山突厥志謂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
數併一金鏃箭蠟印封之以爲信有死者停屍於
帳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花葉榮茂始
坎而瘞之契丹志謂其俗異於諸胡者父母死而
其悲哭者爲不壯但以其屍置之山樹上經三年後
乃收其骨而焚之醕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
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彘得猪鹿其無禮
頑嚚於諸夷中最甚頃漢番人有歸降者譯得其
語曰今則不盡然矣行則無車食蕒黍穀衣雜縑
布富者至被緹繡以掠或易得之其坐自君長外

無復倫次其送死亦無棺槨惟以氊裹其屍葬之中野縱馬踐其上其嫁娶男至女家爲婚或周歲或產子而始歸有病則召師巫禱鬼神以祈福死卽羣哭而瘞之其徵發兵馬則遣使約會無金鏃蠟印之說以虜酋各相雄長故也

其山川曰陰山一統志云在鞏鞞國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彘產禽獸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後武帝奪其地匈奴入寇無所隱蔽迺此未嘗不哭曰狼居胥山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匈奴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七萬餘乃

封此山而還曰寘顏山霍去病以輕騎追虜至此
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月燒其餘粟以歸曰浚稽
山山有二匈奴彊分居之漢將李陵以步卒五千
擊虜至此營于兩山間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
轉戰敗之虜還走山上漢軍追殺虜數千餘曰燕
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
兵出塞與匈奴戰在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憲
遂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鑠王師兮征荒
裔勦凶雺兮截海外復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
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曰金微山去塞五千餘

里竇憲遣兵大破匈奴於此自漢出師未嘗至此
曰都斤山突厥可汗常處於此其西五百里有高
山迥出無草樹謂勃登疑黎猶華言地神也曰不
峩罕山幹難河源出於此昔有蒼白狼遇慘白鹿
於此山生子名巴塔赤罕後爲蒙古部即元氏之
祖曰迭里温孛荅山近幹難河即元太祖鐵木真
生處曰撒撒兒山洪武中總兵官周興征胡自元
者河追至此山下大破之曰禽胡山洪武中王
師嘗禽胡寇乃兒不花於此因名末樂初曰車駕
此征至此製銘勒石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鏑一掃

胡塵未清沙漠曰白雲山永樂初六軍營于此時
四山雲氣潔白如練因賜今名曰蒼山一名蒼
山峽永樂初駐蹕于此曰沙嶺永樂中駐蹕於此
曰凌霄峯永樂初車駕登絕頂望漠北顧侍臣
曰元盛時皆民君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草爾
虜勢衰弱若此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曰立馬峯
永樂初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是峯之石曰
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玄石與之悠久曰班朱
尼河元太祖初起兵至此河水方渾飲之以誓衆
曰他日當記曾同此艱難曰飲馬河舊名臚胸河

未樂初駐蹕於此 賜今名傍有殺胡城乃清遠
侯王友統守營兵所築曰玄冥河即幹難河元太
祖興於此未樂中 賜今名時追虜至此大敗之
虜酋本雅失里窮蹙以十騎遁去曰清塵河舊名
古兒札河未樂中駐蹕於此改今名曰闊闊納渚
兒海元太祖爲諸部推戴僭稱帝於此曰蒙山海
在速兒温都兒之地其水清冽未樂中駐蹕於此
曰他人水突厥可汗常以仲夏集此拜祭天地曰
神應泉地名清水源未樂中駐蹕於此去營三里
許平地湧泉高數尺味甘冽士馬飲之不竭因

賜今名曰清流泉末樂初駐蹕於此製銘勒石曰
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末彰戎武曰興和
末樂初車駕至此謂近臣曰汝觀地勢遠見似
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
等昨日過君庸開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
池守此誰能輕度曰封王地今名鳳凰山山西
南有故城名曰沙城四望空闊即元之中都此處
最宜牧馬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鴈之類滿其中遠
望有如人立者坐者行者磬欬者白者如雪黑者
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翻

蹊迴翔於水次曰鳴鑿戍此處尋鹿蛻角東壯曰
大白顏山頗高西北曰小伯顏山迤邐綿亘隱隱
如雲霧間如海波層壘上卽凌霄峯但乏水由此
東北可達開平此處卽仰觀壯斗山下漸平曠沙
中尋黓鼠穴馬行其上時爲所陷或掘井得沙黃
侔蒸粟白如截肪黑譬純漆青擬凝靛亦竒異也
稍東曰橐駝山山形盤紆弗鬱隆崇聳絕頂皆
石下有清泉一泓泉傍尋花卉春夏則吐葩颺榮
布葉垂陰殊可珍玩但人烟闐寂荒墳遺址縱橫
豺虎之跡爾東南有谷東北有峽峽之南山皆土

而北山皆石崕岩峭拔有小石戴大石高低參錯
真天巧也自興和紅橋大石鎮至此無寸木但草
莽而已惟此石壁間生一孤栢枝幹蓬勃偃如飛
蓋亦可喜也曰五雲閣卽哈刺罕山亦險阻其下
有大川東壯山下有泉潺潺流入川中過此彗山
澗曰錦水磧一曰錦雲磧曰環瓊圃自此皆沙坨
漸見榆林烏鳶曰壓虜川自此彗巖水色味俱惡
不堪炊爨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西河相交
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唐盧照鄰云交
河使漸稀駱賓王云交河浮絕塞卽此此處極目

可睇眇千里曰金剛阜曰小井泉曰大井泉泉傍
有海子水甚清但鹹不可飲中爰水鳥虜謂鴛鴦
海子疑卽所謂鴛鴦灤也曰塩海子出塩色白瑩
潔如水晶疑卽所謂水晶塩也清水源亦出塩但
色或有青者虜每取食以斧斫成塊中鑿一孔引
繩而貫之攜之以行無俟煎熬也曰屯雲谷地無
水曰玉雪岡岡之外遙見一山極長一峯獨危特
立如拱楫虜謂賽罕猶華言好山又謂阿卜者猶
華言高山也其上人跡罕至至卽風雷交作疑有
神物至於其間近玄石坡有山桃數叢初夏始華

歲凝可愛自此遠近不一有泉數泓曰天錫曰瑞
應曰神貺曰神獻曰靈秀曰靈濟皆求樂初車
駕所經之地六軍乏水地湧諸泉因賜美名以
標其異曰鳴轂鎮鎮傍有山谷中有二古水井
可飲新掘者即齷苦曰歸化甸曰楊林戍地豸美
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者在歸化者更美曰香泉
戍地豸桃樹榆林林無喬木上有鳥巢牖戶綢繆
引手可探皆鷹隼所栖也曰廣武鎮即哈刺莽來
其傍有川過川入山有泉味惡不可飲曰翠秀峯
相傳中有靈異曰高平陸一曰高平阜即忽牙撒

里禿曰還遠塞一曰懷遠塞曰捷勝岡陟岡四望
但見茫然遠天蒼然平楚此即所謂大漠也宜草
唐高適云大漠窮秋塞草腓者是也曰清泠泊曰
清風壑曰香泉戍曰雙秀峯地乏水曰威虜鎮曰
殺虜城即荅魯城曰龍沙甸即阿蘭惱兒曰富平
鎮即兀兒禿曰永清泉曰紫霞峯曰玄雲谷曰翠
幕甸曰長山峽曰喜川曰古梵場場東壯有高山
甚竒秀巖江南諸山山下孤峯聳起上矚白石元
諸王死者塋其下曰長清塞塞上一泉極清永樂
初賜名玉華至此則南望壯斗矣曰順安鎮環

鎮諸山如畫雖揮毫設色澹而淺絳豔而金碧何以加之飲馬河近白雲山河濱芻榆柳洲中芻蘆葦草菜相傳不可飼馬飼則生疾水中芻魚揚鬐躍鱗浮沉游泳有翩翩自得之意但虜無網釣惟射得之以不善烹不謂美味也曰平漠鎮曰祥雲巘曰雲臺戍曰錦屏山曰璿秀岡曰玉華峯曰野馬泉曰土城曰威遠戍曰廣安鎮曰蟠龍山曰臨清鎮曰威武鎮曰定邊鎮地乏水曰雙清源曰通泉泊曰清流港曰平山甸曰盤流戍曰凝翠岡曰崇山塢曰三峯山曰澗灤海子疑卽澗澗納浯兒

海水平千里幹難飲馬凡七河注其中永樂初
賜名玄冥池遥望水高如山白浪滾滾自上而下
近觀猶夫他水不知何也曰玉帶河一曰玉帶川
卽紫禿曰雙泉海卽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
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
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數里有泉
水海子西北循山有三峽口卽康哈里該通飲馬
土刺河虜常出入之處也曰雄武鎮曰清胡原曰
澄清河河濱多柵柳甚叢密曰青楊戍曰克忒克
刺卽華言半箇山山甚陡峻遠望如坡故名傍多

松檜榆柳及佳山水曰蒼松峽曰黑松林曰飛雲
壑曰靜虜鎮曰長秀川曰回曲津曰廣漠戍曰蔚
藍山曰寧武鎮曰紫雲谷曰玉閩山曰紫微岡曰
青陽嶺曰清華原曰淳化鎮鎮傍一大澤草深泥
淖士馬難度曰秀水溪曰淙流峽水盤峽中縈迴
曲折如羊腸曰錦雲峰曰末寧戍曰長樂鎮鎮旁
斂大者如蜻蜓拂面嘍噤揮之不去曰通州甸曰
三石山曰曼陀羅山山下有廢寺基相傳元公主
削髮爲尼處也曰金沙苑苑旁沙旁水旁榆柳掩
映如畫曰玻璃谷曰威信戍曰武平鎮曰開平舊

有元之幹耳朶猶華言宮殿也今則荒臺斷礎零
落於淒風澹月之間爲可鑒爾曰環川有小城在
川中曰李陵臺今曰威虜驛地豸水曰寧安驛曰
西涼亭久廢惟周匝石墻與栢樹尚存曰盤谷鎮
由是入山峽中甚險阨一夫當之萬騎莫前也稍
南則爲今之獨石矣又東壯曰蒼崖峽曰急蘭忽
失溫曰殺胡鎮永樂中敗酋首荅里已馬哈木太
平把禿孛羅於此遂改土刺河爲今名曰迴流甸
曰平山鎮曰青山峽曰雙流灤曰蒼崖戍曰黑松
峪曰長樂鎮曰香泉泊曰清平鎮卽元之應昌路

曰陽和谷曰覽秀川曰錦繡岡曰祥雲屯曰錦霞
磧曰翠玉峯曰鳴玉岡曰清漠川曰和鑾谷曰紫
駝岡曰清泉泊曰通流澗曰金沙瀨曰秀水河曰
玉壘峯曰寶瓶山曰凌雲峯曰玉河泉曰荅蘭納
木兒河曰龍王岡曰天馬峯曰蒼石岡曰連秀坡
曰白邨山曰翠雲屯曰蒼玉澗曰清流峽曰懷柔
甸曰迴流灣曰清虜鎮曰哨石川曰羣玉峯曰雙
島曰豐潤屯曰長林壑曰廣平川曰達安鎮曰通
精戊其地平廣宜糜糜黍屬曰盤石鎮曰翠微岡
曰榆木川曰雙華峯曰連雲磧曰黑河戌一名小

清河曰青楊峽曰聞喜岡已上尋華名皆未樂間
所更易者自興和至蔚藍山乃由今宣府西壯經
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踰塞垣以達興和此未
樂初擊胡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自開
平至聞喜岡乃由今土木驛直北經長安嶺鷓鴣
堡赤城雲州獨石踰塞垣以達開平此未樂中擊
胡之東路稍險然沙漠曠蕩不可殫述有徃牒可
考者茲不必詳至於輪蹄所未經圖志所未載及
漢番異稱重復訛舛者又無因而得詳也故所紀
止此乃若岡阜之錯落屯戍之倚伏形勢之險夷

水草之美惡並附于山川之下者一則便于進止
一則便于取舍脫有掃穴犁庭之舉無俟旁求也
頃漢番人有歸降者譯得其語曰沙漠真曠蕩馬
力未窮惟近塞則芻山川林木及荒城廢寺如沿
河十八邨者其丘墟尚歷歷可數極壯則地平如
掌黃沙白草彌望無垠求一卷石勺水無有也渴
則掘井而飲虜酋號小王子者常居於此名曰可
可的里速猶華言大沙窠也西南曰青山曰照壁
山曰草垛山曰樺皮嶺曰威寧海子曰東西二海
子曰野馬川曰羊圈堡曰樺林溝曰杏園曰松林

虜常往來住牧於此一便水草一便蔽翳一便窺伺也俱與宣府西踞西陽河渡口堡柴溝堡洗馬林新河口新開口膳房堡張家口諸邊相望予嘉靖癸卯夏奉命分守口北道時與元戎提兵出塞親見園林之盛蒼鬱葱蒨柯葉交蔭歎曰木之壽以無樵採豈必樗櫟哉中弓禽獸每秋虜必來射獵至勤偵邏煩士馬不如焚之可也曰東西二連山曰紅崖兒曰明嗟兒曰柳橋兒曰蓋里坡曰尾房全曰靜邊城曰太子城曰禮拜寺曰孤榆樹俱與宣府中踞羊房堡青邊口常峪口葛峪堡大

小白陽諸邊相望雖山深林密不便大舉虜謂悉

衆而來爲大舉

然花當別部常由此西窺大營盜

馬虜謂擁衆而居爲大營

遇歸降及哨瞭者輒殺

擄故虜中聲息不得悉聞誠一大患伏精銳扼要

害掩而擊之恐無難也大沙窠之南與宣府北路

龍門赤城雲州馬營獨石龍門所滴水崖宣府東

踞四海治諸邊相望然重巒疊嶂蒼松古栢環繞

於外者不知幾十百里正屬今隆慶永寧之後予

嘉靖甲辰春與元戎襲虜至此歎曰真天造地設

拱護陵寢之藩屏也雖則花當別部棲息於彼

謀知厄羸僂弱不滿千人無能爲也曰黑河疑卽
瀚海去塞約五千餘里海濱有珠璣胡姬常取以
爲飾於戲沙漠萬里荒寒蕭瑟產茲醜虜與鳥獸
同羣固也而明珠美玉亦往往而是無一天地靈
秀之氣獨鍾於物邪已上所紀於宣府特詳以予
官守所在已下所紀無凡例無目類以隨譯隨筆
示非成書也事雖增新辭乃襲舊補綴而成故曰
緝傳聞則易著作則難不敢自居故漫題別號云
其土産曰馬曰橐駝曰野馬曰野騾曰羴羊爾雅云
似吳羊而角大疑卽黃羊曰角端漢書云似牛角

可爲弓世謂角端弓唐徐彥伯曰海照角端弓者

是也曰鼪曰貂鼠曰青鼠曰土撥鼠曰豹猴屬巳

上六物皮毛柔軟可爲裘曰跳鼠惟質似兔而小

尾長其端有毛黑白相間前足極短行則跳躍疑

即詩所謂躍躍兔者也曰鴻鴈曰沙鷄曰酥酪

曰東牆似蓬實如榛子十月始熟曰沙葱皮赤氣

味辛臭曰沙蘆菴根白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

小者如筍味辛辣微苦俱出金剛阜曰野韭是處

有之巳上三物皆可食歸降者常採以療饒曰黃

花菜花如苧蒿葉如指長數尺亦可食曰金雀花

狀似决明莖似枸杞有芒刺葉小圓而末銳俱出
雲臺戍若黍稷牛羊雉兔虎豹之類與諸番畧同
者茲不詳述

其古蹟曰范夫人城寰宇記云城本漢將所築將亡
其妻率衆保完之因名曰麻彈城曰揚義城曰矢
波羅城曰舍利城曰達督城寰宇記云諸城傍皆
有美水豐草唐時突厥所居移徙不常曰和寧路
城初名和林以西有哈刺和林河故名元太祖始
建都于此前後凡五傳大德間立和林等處行中
書省置和林路總管府皇慶初改嶺北等處行中

書省及改詔曰和寧

虜稱天爲騰格力極知敬畏每聞雷聲硠磕輒走匿
瞑目屏息若將擊已每舉大事必僭祭率以漢人
爲犧牲唐段成式曰突厥以人祭燾常取阿彌部
落用之至今當祭則擇男子少好者令其裸體取
水灌濯雖流澌滲淚涸凍凝滯不廢也既乃縛於
原野虜中趨捷者馳馬揮刀斷其頭復剖其腹布
腸胃於地以爲敬於戲天德好生而尤重於人虜
乃悖之天肯饗之乎稱我大明皇帝爲大

讀作

上聲

命會亦極敬畏以天命攸屬撫綏華夷也

自謂其長曰可汗亦曰寒即小王子也云姓白氏其名莫詳今年四十餘矣謂酋首曰那顏如吉囊俺荅阿不孩把都兒台吉青台吉百十餘輩皆小王子宗黨疑即脫脫不花之後其部落極加尊崇以其俗重巨族故也

小王子與諸酋首皆騎馬身自爲役無肩輿張蓋鳴騶控勒之奉其服食器用與他虜無大異惟其習勞茹苦故能任戰亦庶幾古名將與士卒同其苦之意故其下皆樂爲用今之爲將者才賢固多亦有奴隸部屬廝養卒伍甚或浚削脂膏充溢囊橐

又或目惑粉黛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煮
其腸胃固不知戰鬪與撫恤爲何事求脫法網已
幸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豈不難哉或曰虜無等
威不可法然則古名將不可法邪

小王子常以精兵數千或數萬自隨有旗纛無金鼓
惟吹唎唎爲號其聲嗚嗚然不中音律或曰近亦
有唎以木爲質角爲飾不知然否其部伍甚整
肅行則老少輜重居其中遇敵則以精兵應之有
所得輒瓜分不相凌奪故人殊死戰以利害同也
胡虜割據壯荒名稱不一往昔不暇數矣今東邇密

雲諸邊者曰花當其酋首名革蘭台者近襲都督

每以藩籬自負聞大虜虜中謂小王子一枝為大虜

欲與連結入寇實假道取號之意儻墮彼計中其

為幾旬之害不細可諭花當以此意吾亦不可

弛防也曰呆留東壯曰把兒威曰塔崩曰袒希曰

莽晦尚未納款各去塞數千里生齒數十萬務稼

穡不事標掠尚與大虜畧同但塔崩袒希行則以

樺皮為樓車壯曰兀良哈哈一作汗甚驍勇負瀚

海而居虜中呼為黃毛亦呼花當為黃毛予嘗見

一降者黃鬢鬣髮髮如植竿其睛亦正黃輕銳趨

徒莫與倫比西北一部落亦曰兀良哈性質並同
但戴紅帽爲號兵合不滿數萬好畜馬馳小王子
時輩利其所有累歲侵奪戰死者過半餘則引與俱
歸曰把兒戶虜中呼爲黑達子好戰鬪兵至數萬
以鎖鐵爲刀曰納平聲遜納不孩亦小王子宗黨
與吉囊俺荅阿不孩輩兵至數十萬常據河套河
謂黃河與榆林固原寧夏諸邊相望曰瓦刺荅里
迺已曰尾白兒丞相與甘涼諸邊相望傳聞犬羊之
性喜怒不常利害相爭則吞噬不已故大虜不敢
憑陵中夏者正虞諸胡之躡其後也近聞莽晦兀

良哈尾白兒丞相諸部落皆爲小王子兼并狼子
野心其欲無窮蚕食之餘不審何極可大爲慮也
或曰別有阿驕一部落虜中呼爲紅帽達子其孛寡
與居處未詳善盜小王子輩患之曰呵刺慎曰奔
觀鎮兵各二三萬常在宣府邊外住牧云是分地
也牛羊孳於馬馳不時爲患若大舉入寇必糾套
虜以恣猖狂小王子不與也

胡俗畏鬼神信占卜段成式曰突厥事祆神無祠廟
刻瓊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際以脂蘇塗之或繫
於竿上四時祭之至今尚然許賽神馬即不敢偷

相欺誑怵以鬼神則悚仄不寧占卜休咎必請巫

或男或女

至其家或降神或灼羊骨或以口琴

即

中國小兒嬉嬉者

取聲清濁或置弓於兩手上視

其動止皆驗蓋陰道盛故也又詛呪風雨謂之扎
達徃徃輒應不知何術也

胡馬曰毋麟種顛皆殊毛骨自異所謂飛兔騶裏絕
足奔放者彘產於彼不數大宛也蓋以孳息及時
牧放得所騰踏適性而虜又善調故耐心苦易術
勒能馳驟也虜選馬材則繫牝馬於高山絕頂置
駒於麓牝馬嘶駒即直馳至其上及與羣馬齊驅

而爭先者斯蓄爲戰馬乃鍾愛之制馬性則以膝
撐柱令其左右以身俯仰令其進止耳目驚駭則
喝叱使之戢險阻辟易則鞭策使之前不馴不已
也又乘必正馱

謂正馬馱馬

更番以節其力行必

緩急相續以定其氣雖危急中必循此法故擅用
騎之長而得野戰之助漢馬卽有雄姿逸態可期
千里者祇能直馳一覩劔光揮霍輒逸去是馬不
能相當也若挫彼所長則古人攢射之法亦似可
用唐杜甫曰射人先射馬蓋馬斃則人無所逃如
大得志必倣宋岳飛用麻扎刀之法然後可也

虜善騎馬蓋以鞍馬爲家也馳則以兩膝緊夾鞍轡
以手攬轡如引千鈞然卽蹶不墜唐高適云胡兒
十歲能騎馬頃見一胡兒方六歲藉坡以及鐙引
繩以及鞍尚未十歲也

虜馬逮秋而肥以齧草實也將入寇則繫於他所絕

不餒飼謂之空

去聲

馬以肥則脂膜厚而不善馳

故少損其臆然傷胃中須少留草滓乃可否則卽

死

虜善射中國河北人亦善射以習慣而然爾昔太原
士風習射民間卽有弓箭社宋韓琦以爲可寓武

備於其間遂不禁故人情自得大抵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古人不廢而孔子亦嘗習於矍相之圃雖
禮射與武射不同要亦男子之所有事不足爲耻
也今疆圉之士大夫身屬韃索而見人卽又赧然
益不知 主憂臣辱之義或曰士大夫善射特武
夫一人之技爾其爲益幾何不知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亦風動邊人之一事也

虜弓長大而弦用皮遇暑雨輒緩慢故至秋而勁矢
亦長大鏃雜用金角羽旋轉爲飾云去則不槎虜
最惜矢度必中乃釋然不能及遠終亦不能與漢

此工争巧也

虜中爲造甲冑一副酬以一馳良弓一張或利刀一
把酬以一馬牛角弓酬以一牛羊角弓酬以一羊
弓亦堅緻矢則凡虜皆能自造俗貴鐵加以金玉
以充利用近亦稍賤蓋劫之漢軍爲彗不但拾遺
戟於泥沙也虜云探甲欲鬆則矢格而不入揮刀
欲輕則腕有餘力射箭欲猛則中可穿孔其探甲
法緊繫其腰腰以上令擁腫揮刀法俯身低頭睨
視平勢刀前指於馬鬣上馳遇敵前反手用尖斫
其面目手足射箭法如何南左手執弓令上稍畧

倒東掌托靶內食指勾靶外正中如鷹嘴狀餘三

指與大指緊扼靶如拒右手注矢於弦食指掩大

指餘三指緊扼手心兜弦掠胸而過以肘緊夾右

脇如撕令上稍平倒西持滿約而後發則正而有

力歌訣有曰前手如拒如推物無所撓屈後手如

撕如扯物無所顧惜前腿如擻欲其直後腿如癘

欲其曲漢軍則不然櫟甲欲緊故中箭常透膜揮

刀欲重故落而難起射箭欲急故飄而無韌是以

劣敗然其致敗之由則不專在是也

地形西北最高以偏崑崙高則風勁即所謂剛風也

故寒今宜府大同

宣府燕奏爲上谷大同戰國爲

雲中俱以地形高得名

與之鄰壤故亦寒聞虜中

夏不揮扇不衣葛則其寒可知至冬尋陰風怒號
飄忽溯滂或卷地揚沙或蹙石伐木天日昏慘咫尺
莫辨卽唐崔融所謂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識
者又或散漫交錯積雪皚皚當其時也虜則韋韞
毳幕以禦風雪羶肉酪漿以充饒渴嗟彼被掠之
漢人風雪侵凌饒渴頓踣飲恨啣哀呼天叩地追
惟禍端必有任其咎者

辨胡馬蹄堅而薄踈毛長者乍入塞不食穀草及菽

者腹織細者虜欲馬腹織細走令汗出乃驅入冷

水內馬畏寒而氣縮久則然蹄缺以皮綴木片於

上者並是

辨虜首級髮下垂無灸痕氣羶者並是如浮水仰面

者即嬾女陰人則陽氣在面故仰予嘗論搗巢功

呼斬獲嬾女者止擬賞亦以除惡類不擬陞則於

名爵不濫 皮肉不縮者即僵屍氣腥者即漢人

虜食彼中禽獸之肉炊而未熟即引刀割於木槽內

渾家以手攫食之若謂熊膍鳧煎雞臙鯉鱠固不

知何為味也或曰虜不食狗彘鷄鶩之類惡食便

酒也

彼中無果實蔬菜投以朱李丹柰青筍白薇則望而去之虜素以獸乳置於皮袋中釀酒味極薄唐高適所謂虜酒千鍾不醉人者是也近則置於甌或以錫或以木為之如中國燒酒法得酒味

極香冽飲少輒醉每歲三四月中牝馬生駒時虜

於此時率挈馬駒拴繫則牝馬皆來因而取乳造

酒其疑結成滓者則作酪殫為食家家造酒人人

嗜飲虜飲如牛不歇氣兀然而醉恍然而醒無間

晝夜乘之搗巢亦一梳會也

酋首將入凡虜家家長即褰氊帷納之正中藉氊而

坐家長以下無男女以次長跪進酒爲壽

酒盛以

瓢剡木爲之者

無貴賤皆傳飲至醉或吹胡笳或

彈琵琶或說彼中興廢或頓足起舞或抗音高歌以爲樂當其可喜也則解頤抵掌笑言宜置當其可悲也則涕洟流漫百感悽惻比之所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鈞管絃擘煜雖相懸絕亦自樂也虜善獵覘獸所在則集衆合圍彘至萬人

或數千人

或數百人

自踈而密任其馳騁所謂百禽凌遽駢

瞿奔觸不較也惟無使突圍而出爾度其困乏乃縱橫射擊之矢不虛舍鋌不苟躍僵禽斃獸爛若

磧礫此正彼之爲生也邇年生齒日繁又益以漢人君半射獵不足以供之其勢不得不搶掠也

虜獵鹿則不然見即逐之以鹿馳驚久則肉不中食獵虎先以羶束如人形拋其前虎怒攫而踞坐不少舍然後射殺之

古人田獵即寓講武虜閑弓馬受此益也虜中草茂以糞爇燒荒灰燼及不種植地力有餘故也

虜輕生俗以貪生爲耻以捐生爲把都即華言好漢

樂闢漢諸葛亮曰壯狄以殺爲務唐李白曰胡人

以殺戮爲耕作心一同利害力猛食肉酪技精善

弓刀膽大以上數端故輕敵又好野戰不結營陣人

自為戰也接戰以短兵接也虜極畏神器長鎗野

戰則踈吾之鎗砲無所施接戰則偏吾之手足無

所惜

皆用彼所長是以常勝累歲毀垣以入深及

晉鄙殺擄之慘不可云喻真所謂朔馬東驚胡風

南埃踈無歸韉野有委骸而吾漢軍旌旗電舒戈

矛林植器械非不彀也鐵騎騰蹕鉦鼓震動兵馬

非不盛也驚觀魚麗箕張翼舒營陣非不整也然

一遭蹂躪則攝弓而弛荷兵而走其故何哉蓋將

不預選兵不預練選將在練兵之先將得人則可

練兵

恩信未孚號令未嚴爾

恩信在號令之先恩

信孚則可嚴號令

虜行好駕梁

謂登高陟險一便瞭望一防埋伏

不由

衢踞

防陷阱

非得已也畏入山口

恐險阻

畏涉水

恐陷溺

畏吾兵馬布散

恐搏擊

胡姬彘美固有瓌姿瑋態姁媮倬約燁乎如花温乎

如玉者以食蔽酪衣皮裘故又肌體膩白然喜媿

不避昏晝耳目

善妬

不令其夫近漢女無亦薰蕕

不同器梟鸞不接翼鬼使之然邪

受苦

不習弓矢

亦不佩刀惟縫衣造酒揉皮擠乳捆駝帳房收拾

行李至手足胼胝近漢女代受其苦

虜中無法度無刑具凡有過失酋首或詬詈或鞭笞

甚則以箭

以木爲端

射之至殺人亦不抵死惟令

若主驅其牛羊馬馳以去盜一牝羊陪六九數一

牡羊陪三九數虜中重牝

馬牛馳皆然

以能孳息

也

虜出兵謂一枝爲一股

去聲

或五股七股凡股皆竒

數

陽也

不知何所取也無亦以陽補陰邪虜謂主

兵者爲頭兒謂兒枝兵爲兒個頭兒不相救援

所

謂輕而不整貪而無親進不相讓敗不相救是也

近則不然

虜逢漢男子老與壯者輒殺之少者與婦女皆携去

為奴婢

牧孳畜拾糞草

絕不貴重曩有潛投彼中

者皆散其黨為奴到今悔恨無已

大營無奸細以漢人在彼中者尋此中山川道里城

堡或人姓名尋

知之又不畏漢軍所在故也又

真賊不通華言不能來漢人畏彼中辛苦又畏此

中盤詰來則不復得去虜酋決不遣邊人喜功尋

執痴呆乞丐為奸細或飲食哄誘或言語指教或

拷訊嚴酷彼輒自証服蓋奸者巧險之謂細者隱

徵之謂豈有奸細而徃徃被執者

或曰惟呵刺慎

奔觀鎮二枝乃有奸細以彼兵少潛窺陰伺必須
鄉導故也或曰亦無未知孰是

比胡入寇者比憚路險遠兼野無所掠云不數來每

迨冬

夏則河濶泥深迨冬水合始度

惟槍未附諸

大胡貪彼蓄畜豈又恨彼常盜馬馳故也

比狄豈力稟氣一也

竅通於陰短頸

食肉二也不罷

三也在昔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而狄寔

無之

蒙古一部落最樸野無書契無文飾無誕妄

如云不

攻其堡信然

近亦狡詐甚矣聞小王子集把都兒

台吉納林台吉成台吉血刺台吉

部下着黃皮襖

為號

莽晦俺探巴寧諸酋首兵槍西壯兀良哈殺

傷殆盡乃以結親給其餘至則悉分於各部啖以
酒肉醉飽後皆掩殺之此其一事也

虜謂犬曰那

讀作上聲

害有數種

善追殺狐兔亦善

伺窺

掩襲哨探者常病之

虜地近少黃羊麋鹿以畏獵者遁於海濱

邊方夙弊不可勝言其甚者墩軍尋與零賊交易以

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

出虞臺嶺

嶺下有火葛以鐵擊石火出承之以燥葉即燃得

羔皮

墩軍利其所有或畏其攻墩反傳遞消息入

則佯為不知去後方舉放砲火

近則斂戢其又甚

者彡與長哨砲不收殺降以冒陞賞

每降者至必

潛白守備等官官之玩法者則威劫畏人者則順

指彡謀殺之然後放砲出兵巧詞以文為功

予謂

遐方異類殊鄰絕黨或畏威慕

德曲膝交臂而

來者斯可謂之投降今此漢人被擄而去千辛萬

苦思家而來九死一生祗可謂之歸

國加意愛

護使得生入邊塞復見親戚理固當然乃忍心殺

戮無少忌憚論法抵死尚有餘辜又濫冒陞賞法
紀何在抑且傷天地之和阻來歸之路虜中消息
不得聞黨與不得散閑繫匪輕視諸浚削等弊尤
可痛恨向也屢禁不悛頃連坐守備等官官則有
顧惜乃止

宣府東西壯中四路皆鄰邊而殺降惟壯踞爲甚以
去鎮城太遠故易爲弊也予嘗折此獄頗知其詳
官軍粉飾其事亦頗委曲恐無左驗也則以降者
馬疋俗作匹衣物爲奪獲其添補弓刀等物皆素

所蓄者予謂凡他戰陣所獲夷器不當充賞或改

毀或收貯可也 恐疑未戰也則自殘肌膚 邊人有

做傷之謬

以為被創恐疑零級為殺降也則積少

成多

邊人有零殺總報之謬

以為大捷凡諸粉飾

不可盡言於戲

朝廷厚養官軍正欲保障漢人

去則不能追奪任賊驅逐來則不能保全操刃殺

戮想其呼號乞命骸骸就死言之尚且不忍彼主

謀與下手者果亦何心蓋不仁之甚者也明有刑

憲幽有鬼神亡身破家覆宗絕祀必不謬其殃也

近虜知其然常以墩軍殺降恐漢人漢人知其然亦

豈不來降來則還晚墩軍先舉煙為號

宣府號令

舉空煙一把則人人皆知降人故不敢殺乃敢入

邊

每降者至邊人易良馬且不循例律遣或減口糧
或令徒步抵家所司又不免差徭皆非奉行德
意也

已上四條俱公務

以宣府五路論之惟西路膳房堡新開口新河口洗
馬林四處可通大舉餘則否正統末雖由北路獨
石馬營正德中雖由中路大小白陽入寇不為常
也以四時論之惟秋可虞大舉餘則否以春則馬
失廛夏則穀未熟冬則野無草亦有非時而入寇

者不為常也然虜情叵測邊防貴周亦不可不加之意也

漢番相持器有有無技有長短人有衆寡力有強弱

形有勞逸心有離合而勝負自分矣如火砲須安

置如法神鎗藥滿而實馬子與箭相附不間毫髮

發則及遠否則馬子即摧箭前手不顫動則止又

兩端皆置銃則首裝藥又先繫紙砲於銃上放以

誑賊俟其悉衆來攻乃發挨牌選邊軍執以衛身

持短刀砍馬足長鎗邊人不善用選塩徒礦徒持

以刺馬則捷而有力皆漢之所有番之所無以有

乘無則勝如弓矢則漢番俱有而射䟽及遠漢枝
則長 選河北人雜用邊箭尤難視且不能還射患

在用非其人爾 與無者短者同

番衆之來常至數萬馬復倍之如雲合電發颺騰波
流馳突所至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槎震我軍
則常不及其半 永樂間三出朔漠徵諸賚兵馬步

餘五十萬秦王翦嘗曰非六十萬不可蓋兵衆則
人心有所恃而不恐非良將將之又可撓而亂 番

則食肉飲乳力復強漢則食粟飲水力復弱 亦有
不免饑渴者中國材官力士不爲不彡而神騰鬼

趙挺生在鼎者亦復有之可聚為一徒以催賊鋒

番則牧獵間散形復逸漢則且耕且戰形復勞

罷邊列營馬步官軍日恒防守精力疲敝番則更

番攻戰互相休息番則利害相關骨肉相保心復

合漢則困於誅求憚於征役心復離非賢將恤其

饑寒問其疾苦以聯屬其心必疾視其長之死而

莫之救

故不戰而勝負已分欲其有勝而無負豈

易言哉班固曰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未寧當必有

說

漢陳湯曰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

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一而當一今更不然漢
兵五斯可當胡兵一如選練不精猶不足以當之
予嘗爲廬鳳滁和兵備時倣古五人爲伍之法慎
加選練似亦可以應敵

其選五人爲伍法先攢軍

士爲一大隊北向胡跪隨用大旗五面監於中軍
前仍用白牌五面一寫習埃牌一寫習射一寫習
鎗一寫習刀一寫習雜器械分執于五旗之下復
令人大呼頌習其藝者卽于某旗牌下站立務要
五等人數適均各攢爲一小隊令其自擇親戚相
關心志相契膂力相當者各一人爲一伍內習射

者爲隊首每十伍計五十人內選習射者一人爲
隊長又選習射者一人爲傳號令者又選習射者
一人爲聽發放者其執旗大小顏色各按方向置
辨其練五人爲伍法凡進教場劄隊列陣安營衝
鋒對敵與夫金鼓旌旗號令放砲吶喊等項節次
各照該處舊法操練但要五人爲伍令其中習射
者執一小旗以率領四人如列陣則執旗者在
前四人者以旗進止左右爲依歸執挨牌持短刀者
爲次又其次鎗次大刀次雜器械如魚貫然或方
圓橫豎行走坐立皆順序排列收小隊則執旗者

中立餘四人者環立面向四方收矢隊則隊長執
旗中立四十九人者環立仍各按方向順序排列
如對敵交鋒執挨牌者當先次弓箭次鎗次刀次
雜器械各認識本隊大旗并本伍小旗爲號其五
人者進則同進退則同退左則同左右則同右生
則同生死則同死賞則同賞罰則同罰不許一毫
違錯此卽古野戰之法比與隊伍之錯雜器械之
磕撞老幼之顛蹶者實有不同仍預選伍等教手
各列一行聽人頌從習學前認武藝使各熟閑庶
一伍足當一胡然吾器械參差亦是以長乘短之

法

胡俗婦喪夫其家男子即收為妻妾

他適則人笑其

不能贖其嬾

父子兄弟不論也惟不姪其生母此

與犬羊何異

女好踏歌每月夜羣聚握手頓足操胡音

有聲無字

為樂虜中少年間有馳馬挾去野合者

塞垣

即邊牆

可防零騎亦可少緩大舉

邊人耕牧樵

採者賴之

終亦不能阻其長驅也蓋虜擁衆而來

譬之衝流我軍單弱譬杯土惡能保其不潰决乎

悉衆

馬兵相兼

守邊是謂孤注

一敗則不可支

必料

賊所向伏有戰兵

彼衆我寡則以奇取勝

乃可冀

其一捷也夜戰左可

逆賊王三云虜彗親兵晝戰

則相救夜戰則必亂蓋劫營亦名將之一策不可

以人廢言也予嘗募死士千人以備夜擊云云尚

未嘗試不知得効否或曰虜防寔密不易犯頃降

者云虜素輕敵且困卧如死人惟以老穉司夜可

擊無疑也

宋時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缺之處尚彗張浚獨謂

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

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之畏我議其

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高宗深以爲然今若稍撤守邊之兵屯聚要害則勢合而足以遏敵固善策也

守險固不可廢然以人和爲主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昔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古人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古人所謂舍其參者也

虜中有胡笳聲最悽惋有懷者更不忍聞

唐李頎所

謂胡人落淚向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是也

亦有

箠撻思兇近傳其製於中國然俗樂尚不可傳况
番樂乎必禁絕之可也

昔虜為宣府軍為白城兇軍以粉蝶為名極畏憚近

以主師非人連遭挫衄在虞臺嶺尚保寺馬蓮灘

柳溝梁諸處

氣遂不揚若能別賢否明賞罰則庶

乎可還其舊也

邊人亦自可用以能尚勇力忍饒渴知地理經戰陣

優於內郡人遠甚稍加掄擇強弱不分則失強者

心分數大明則失弱者心古人彖以此致敗

則即

為精兵邊人素無蓄積無耕織無貿易祗倚月糧

賒家然沙汰之法不可太驟亦不可太苛如老者則更以羨丁無則念其曾効勞與弱者退當雜差稱者聚為一等令其操演弓馬每季終比試優劣而增減其糧俟其壯長乃收入隊伍仍與老弱者各暫減糧少許則若輩既不失所而國儲亦不浪費又難其告替者必精而後收糧庶免異時沙汰而生怨

虜見尊貴則膜拜

唐徐彥伯曰蓬方隨膜拜

又以脫

帽為敬

虜地高寒高故少水

唐崔灝曰胡沙乏水泉是也

寒

故無燠熱而四時有殘雪

唐劉灣曰朝天無春風

虜地多積雪是也

虜好野掠不攻城

以曠日費力也

間攻堡寨人果死

守則亦棄去

漢人被掠者隨賊入捨亦教堡寨中

人曰莽着莽着欲其死守也

嘗有畏死退縮者賊

入輒無噍類

亦有貫嬰兒於梁以為戲者

不知賊

無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

燕人濟西之隊肯共捐生抵敵以俟救兵决能全

軀保妻子也

官軍冒死斬獲賊級向也彡為主師所奪以媚權貴

或君為家丁

主帥家丁

所奪以罔財利

轉賣與人

是使之不戰也

劉灣曰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

可為憤歎

零賊每至夏秋近邊住牧蓋就水草

恐燒荒後草為

灰燼

未必入寇也我軍則晝夜防守是自罷勞

顯曰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有感而發也

虜獵不射鴈

以為神物

亦不臂鴈唐李疑曰塵生馬

影滅箭落鴈行稀王維曰草枯鴈眼疾雪盡馬蹄

輕殆虛語邪或非謂虜獵也

匈奴志謂虜凡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

兵

唐裴灌曰忽聞窺月滿相聚寇雲中是也

或曰

月陰魄虜陰顛故視盈虧為進退一說乘月入敵境則夜可自防今邊人以賊月如半規入則深如全壁入則淺

虜兵好用奇

如設伏之顛

我兵好用正

如安營之顛

蓋奇正不可相離而其變不可勝窮必得良將隨機應之然後可以制勝唐崔湜曰精騎突曉圍奇兵襲暗壁亦可謂知兵者

虜最畏勅敵我軍能斬彼一二先驅者即齧指而遁如魚駭鳥驚不可復聚昔一主帥以重貲募一死

士亦先驅搏戰虜驕而忽遂見殺我軍為之增氣

即所謂倡勇敢也

邊人生長與虜相鄰徃徃死於鋒鏑謂哨探戰鬪槍

掠也唐王昌齡曰從來幽并客皆向沙場老可為

流涕

虜昔解占候不知近復解否唐李希仲曰旄頭有精

芒胡騎獵秋草盖謂旄頭星明則虜必猖獗說者

曰昴為旄頭星有七動若跳躍胡兵起日暈陰國

胡主死又月犯胡不安歲星乘昴出北陰國有憂

胡主死熒惑守犯胡人病疫

徐九臯曰馬飲長城

水軍占太白星說者曰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然則旄頭失光而太白見西方固有用兵之候邪

劉灣曰倚是并州兕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召募之法在古不廢不精祇增冗食爾邊人有舍親子取養子之諺謂不掄擇見軍也

昔晉

馬隆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兵貴精不貴

少因請自至武庫選仗蓋欲人與器皆精斯可破

敵予嘗得一簡試法令其自相推擇蓋鄉人知其

膽力爲真

不限軀幹大小徃徃得精

邊將尋誕而常冒異 思杜甫曰獻凱日繼踵兩番

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

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

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噫弊也久

矣安得大樹將軍而與之論邊功哉

先王制御夷狄之道來則拒之去則不追言在門庭

之外也今屢入堂室矣兵可已乎蓋兵凶戰危仁

人所不恣言

杜甫曰苟能制侵凌豈在尋殺傷蓋

亦不得已之言

而虜寔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

者不震之以威加之以兵則偵諜必復東窺馳馬

必復南牧疆場不可得而寧謐也或曰彼衆而我

寡彼強而我弱彼逸而我勞且秋高馬肥彼則連

營而來

客兵利於戰

因糧於敵

專事搶掠

我則罷

於追逐勞於供餉其能制勝乎予則曰莫如搗巢

迨春而出

胡馬失膽

以我之聚乘彼之散以我之

有心乘彼之無備復以良將主之無所慳惑無所

牽制庶可宣

威此謂小戰小戰勝則士氣揚士

氣揚然後可以大戰或曰虜恃險阻恐不可加兵
予則曰險者彼此之所共者也彼既可來此亦可
往必如子言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
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

諸葛亮曰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
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鬪也此其不可戰
者一也漢長於步曰馳百里虜長於騎曰乃倍之
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
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趨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
者二也漢戰步步虜戰步騎將奪地形之勢則騎

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
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棟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
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
因其衰而取之夫孔明王者之佐其言不可施於
今乎古兵法彊矣不能一一詳及以有典籍可考
又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徒詳無益也特及此者
蓋應時之畧也

降者云往年平刑之捷醜虜死者甚衆皆爲戰塵昧

目墮於溝壑復爲崩土所壓人無知者

又云嘉靖

壬寅虜中疾疫死者亦復過半固乘虛取弱之時

也惜無敢任其事者

日聖德無量... 天元素...

劉香云... 手平... 國文...

... 文以... 用文...

... 今乎... 文以...

... 因其... 乘之...

... 文藏... 田而...

... 莫... 法... 數...

... 文... 蘇... 蘇... 蘇...

... 亦... 亦... 亦... 亦...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海槎餘錄

顧吟

僂耳孤懸海島非宦遊者不能涉涉必有鯨波
之險瘴厲之毒黎獠之冥頑無法爲茲守者尋
不能久久亦難其終也余自嘉靖龍飛承乏是
郡迄於丁亥迺有南安之命山川要害土俗民
風下至鳥獸垂魚竒恠之物耳目所及無不記
載共絕百餘則藏之篋笥將謂他日南歸客有
詢及茲郡之畧即舉以對既而水陸跋涉頗尋

散失遂至湮滅無遺矣今懸車去郡倏有數載
不敢謂久而能終但郡中事蹟班班尚能追憶
掇拾數事恍然猶在滄溟杳渺之中因懲吹鑿
之失用梓以傳名海槎餘錄云嘉靖庚子吳郡

滙堂顧岍識

載酒堂卽蘇長公寓儋耳遊宴之地也今有堂三楹
祀公像于中元廉訪使伯琦周公隸書碑文一道
列堂東隅書法甚精堂周圍有牆相去百步有塘
寬百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菰蘆葦之屬最茂密
每春秋二祀例率郡僚師儒會飲堂中卽漁此塘

以爲樂名濁勞會亦洗闔境諸祀之勞之謂也故
傳乳泉井桃柳菴茉莉軒今皆湮廢遺址尚存

波羅密樹類冬青而黑潤倍之榦至斗大方結實
者十數少者五六顆皆生于根榦之上狀似冬瓜
外結厚皮若栗蓬尋棘刺方熟時可重五六斤去
外殼內肉層疊如橘囊以其甘如蜜故云

黎俗藏置酒米軋肉衣布之屬不于其家必簡一高
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以草樹畧加繚繞廻護輦
置其中名曰斂雖村家叢雜亦不相混間有盜之
者每犯徹獲法曰遂跽痕卽足跡也余初不之信

因彼自服而後然之

佛桑花枝葉艷江南椹樹花艷中州芍藥而輕柔遇之開時當二三月之間色婀娜可愛

儋耳境山百倍于田土石少雖絕頂亦可耕植黎俗四五月晴霽時必集衆斫山木大小相錯更需五七日皓冽則縱火自上而下大小燒盡成灰不但根榦無遺土下尺餘亦且熟透矣徐徐鋤轉種綿花又曰具花又種旱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連收三四熟地瘦棄置之另擇地所用前法別治大槩地土產多而稅少無窮之利蓋在此也

蝮蛇產于山中其皮中州市爲縵樂器之用其膽爲
外科治瘡癰之珍藥然亦肝內小者爲佳此地兼
產山馬其狀如鹿特大而能作聲尾更板濶與鹿
稍異蝮蛇嘗捕吞之從後脚而入雖角實大二倍
于鹿毒氣呵及卽時解脫初吞時亦不能轉動畧
向水次伸舒消盡無餘矣途人卒然相值雖持木
棍亦將無施解事者執指大蛇皮木在手一揮卽
止可見物貴得其制不在操利器也

榕樹最大其陰最密榦及三人圍抱者則枝上生根
綿綿垂地得土力又生枝如此數四其榦有濶至

三四丈者特中通不圓實陰覆重重六月不知暑
木理粗惡不堪器用

青橄欖無仁烏橄欖有仁外肉取末杵粹軋放則自
有霜堆起如白塩名曰欖醬二種俱野生當四五
月盛時市人儘力取回用支一年不似吳江南之
甚珍貴也

黎俗男女週歲卽文其身自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
認其爲子孫也身穿花厚布衣露腿赤足頭載漆
帽傍贅尺許雉毛二莖披肩頷間可耻也男子家
富者兩耳復贅盞口大銀圈十數爲富侈

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能識路徑不能尋取黎衆亦不相容耳又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稅警而在內行商久慣者解取之嘗詢其法於此輩曰當七八月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悴其中必有香疑結乘更月揚輝探視之則香透林而起用草繫記取之大率林木凋悴以香氣觸之故耳其香美惡種數甚多一由原木質理粗細非香自爲之種別也

深黎自婺嶺以北有一種曰遐黎其俗去黎益遠習

俗又相違居常以椰瓢蔽體更閑習弓矢凡父母
過五十惧其老而衰也則烹食之云葬于腹中以
爲得所噫天之生人有如此哉

海槎秋晚巡行昌化屬邑俄海洋烟水騰沸競往觀
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決起烟波中
約長數丈餘離而復合者數四每一跳躍聲震里
許余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車魚也間歲一至此
亦交感生育之意耳今中州藥肆懸大魚骨如杵
臼者乃其脊骨也

海鯢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

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
海鯨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
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鯨浮水面眼未啟身赤
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舢艦裝載藤絲縲爲臂
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抄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
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縲任其
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掉船並
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縲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
恐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
不能動舉家分臠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

馬產于海南者極小只可作之驢騾而身稍長耳毛
片不殊于中州當少剪綜時極駿可愛然騎駛則
無長力上等價可四兩尋常不出二兩

黎俗二月十月則出獵當其時各崗首會遣一二人
赴官告知會但出每數十村會畱壯兵一二十輩
守舍男婦齊行有司官兵及商賈並不得入入者
爲之犯禁用大木枷脛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顧何
其愚也獵時土舍崗首爲主聚會千餘兵携網百
數番帶犬兕百隻遇一高大山嶺隨遣人周遭伐
木開道遇野獸通行熟路施之以網更叅置弓箭

熟閑之人與犬共守之擺列旣成人犬齊奮叫聞山谷應聲獸驚怖向深嶺藏伏俟其定時持鐵砲一二百犬兇百隻密向大嶺舉砲發喊縱犬搜捕山岳震動獸驚走下山無不着網中箭肉則歸于衆皮則歸于土官上者爲麋皮次者爲鹿皮再次爲山馬皮山猪食肉而已文豹則問得之也

新塲海三面山環壯一面只三四里通大海洋內寬可百里餘分藏新英南灘上下二十四埭漁戶環列居焉每風大時蛋船四百餘隻咸漁其中風靜始出大海可謂坐享無窮之利也

南海地多燠少寒木葉冬夏常青然凋謝則寓于四時不似中州之有秋冬也天時亦然四時晴明則穿單衣陰晦則急添單衣兇層諺曰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着勝如服藥

相思子生于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若石焉大比荳粒好事者藏置篋笥積歲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盃試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亦一奇物也

檳榔產于海南惟萬崖瓊山會同樂會諸州縣爲多他處則少每親朋會合互相擎送以爲禮至于議姻不用年帖只送檳榔而已久之多以家事消長

之故改易告爭官司難于斷理以無憑執耳愚民
不足論士人家亦豈有匿是俗者

鸚鵡杯即海螺產于文昌海面頭淡青色身白色周
遭間赤色數稜好事者用金廂飾凡頭脰足翅俱
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

海南之田凡三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曰有
靠江而以竹桶裝成天車不用人力日夜自車水
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爲上栽稻二熟又一等
不得泉不靠江旱澇隨時曰近江田止種一熟爲
下等其境大槩土山麥平坡一望無際咸不科稅

雜植山萸綿花獲利甚廣誠樂土也但其俗好鬪
健訟不容人耕耳

石螭生于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
但螭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人獲之則曰石
螭相傳置之几案能明目

勞將軍廟去城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隙地在
焉凡新官到任必先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爵父
老相傳云此神乃馬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
牽馬飲于河馬忽覩水中影雙蹄奮起傷其陰而
死遂爲神余任時彼中以例祀祀畢父老喜告曰

任內當大吉未逾年新守至亦以例祀衆咸驚報
曰祀器無故自裂于案任內當不吉後歲餘守卒
此神亦靈驗矣哉

茨竹大如指長逾二丈節節生枝文采士人家用植
于君之周遭以代垣墻雖雞犬不能踰越陰森柔
嫩綠潤如沃可愛也

江魚狀如淞江之鱸身赤色亦間有白色者產于鹹
淡水交會之中士人家以其肉細膩初爲膾烹之
極有味皮厚如錢此品不但勝絕海鄉雖江左鮓
魚鱸鰕之味亦無以尚也

玳瑁產於海洋深處其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
其地新官到任漁人必携一二來獻皆小者耳此
物狀如龜鼈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即玳瑁也取用
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下
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

茉莉花最繁不但嬾人簪之童豎俱以線穿成釧縛
髻上香氣襲人

酸笋大如臂摘至用沸湯泡出苦水投冷井水中浸
二三日取出縷如絲醋煮可食好事者携入中州
成罕物京師勲戚家會酸笋湯即此品也

枕榔木類紆棵樹樹抄挺出數枝每枝必贅青珠數
條每條不下百餘夥計一樹可得青珠百餘條團
團懸挂若傘蓋然可愛也其木最重番船用爲鎗
以代鐵其重鋒鉞侔于鐵也色類花梨而多綜
紋

土菓曰陽桃大如拳綠色明潤五稜並起劍脊中核
如花紅子味帶酸宜於酒後咀嚼之俗多用晒乾
作添案菓用
儋耳與瓊崖萬三處鼎峙爲郡因峯以十縣十一守
禦所其地孤懸海島平曠可耕之地多在周遭深

入則山愈廣厚黎婺嶺居其中以爲鎮自漢武迄
今幾千年外華內夷卒不可變者以創置州衛縣
所必因平原廣陌故周遭迺治之民漸被日深風
移俗易然其中則高山大嶺千層萬疊可耕之士
少黎人散則不彊聚則不少且水土極惡外人輕
入便染瘴癘卽其地險惡之勢以長黎人奔竄逃
匿之習兵吏烏能制之此外華內夷之判隔非人
自爲之地勢使之然也

荔枝凡幾種產于瓊山徐聞者有曰進奉子核小而
肉厚味甚嘉土人摘食必以淡塩湯浸一宿則脂

不粘手野生及他種味帶酸且核大而肉薄稍不及也

黎村貿易處近城則曰市場在鄉曰墟場又曰集場
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擔負接踵
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殷實之家畜妻孥至四
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貿易俟回收息或五分
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爲好妾異待之此黎獠風俗
之難變也

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二種一曰板蕉大而味淡一
曰佛手蕉小而甜俗呼爲蕉子作常品不似吾江

南茂而不花，花而不實也。

椰子樹初栽時用塩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其俗家之周遭必植之，木榦最長至斗大方結實。當摘食時在五六月之交，去外皮則殼實圓而黑潤，肉至白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暑氣。今行商懸帶椰瓢是其殼也。又有一種小者，端圓堪作酒盞，出于文昌瓊山之境，他處則無也。

凡深黎村男女衆，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間，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樓板，其下則虛焉。登陟必用梯，其俗呼曰攔房。遇晚村中幼男女

盡驅而上聽其自相諧偶 婚姻仍用講求不以
此也

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
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
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府仍
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歆飄海主其事者莫
之爲謀余適抵郡咸來問計余隨請原文讀之將
飄來船作覆來船改申一塞而止衆咸稱快

黎人善射好鬪積世之讐必報每會聚親朋各席地
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讐之志而衆論稱

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兇次鬪敗之耻則尅箭兇
次射於梁上以記之故曰飲醉鼓衆復飲相與叫
號作狗吠聲輒二三晝夜自云係狗種欲使祖先
知而庇之也以次則宰羊臠肉祿散就近村落無
不踴躍接受尅日起兵讐家聞之亦如此間法募
兵應敵臨陣遇有州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
嬾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際嬾女爭出營認箭
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讐只結于男子面上若及
嬾女則于其父母家更添讐怨矣其勝敗追奔亦
各有程度不少踰之數中雁鋒鏑死者密以瘞之

父母妻諱不悲泣恐敵人知謂其不武也

翡翠生于深黎之茂林峻嶺人罕得見傳云晴霽日
中始一出陰晦竟日不出小大僅侔梁燕羽翰五
色離披可愛人必積久探視羅其巢始獲之也

儋耳孤懸海島曆書家不能備其黎村各一老習知
節後與吉凶避忌之畧與曆不爽毫髮大率以六
十年已往之跡徵驗將來固亦有機巧不能測處
嘗取其本熟視字畫訛謬不可識詢其名則曰曆
底記

儋耳七坊黎崗山水險惡其俗閑習弓矢好戰鬪中

豈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弘治末困于徵求土
官符蚘蛇者肩動諸黎遠邇響應得兵萬餘攻城
畧地一方罹患鎮巡二司調動漢達官軍二萬負
名會臨本境分作五道搗其巢第一道首臨落窰
境黎首符那楠率輕兵據險迎敵官兵死者三
千餘而分守重臣亦與難焉其四道聞風潰回此
蓋輕率無紀律故耳勢日益猖獗縱橫四出無忌
繼而請于朝命將益兵前部方入臨高縣境賊衆
適至官兵中道截出一戰勝捷偏帥亦中流矢卒
蚘蛇恃勇輕出逼奪民女爲妾飲酒番連官軍踵

其跡輕騎赴之謀渡水脫走誤投深澗騎爭逐之
中箭死餘黨招撫訖嘉靖初符蚬蛇從姪符崇仁
符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
余適拜官蒞其境士民咸憂危蹙額道其故余荅
曰可徐撫之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繼率所部來
見勞遣之余知二酋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
龍何不親至衆戚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荅曰小
事行將保回安生衆欣然感謝郡士民聞之駭然
曰此輩寬假即魚肉我民矣余不荅既而閱獄闔
首祝天曰我輩冤業當散矣余隨查該崗糧俱無

追納示諭黎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衆爭
相告乞辜保其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
各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衆曰諾已而得請從黎
俱縱回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欲收其
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崗黎糧品搭見徵無徵均照
京價二錢伍分徵收示各黎俱親身赴納因其來
歸人人撫諭藉其名氏編置十甲辦糧除排年外
每排另立知數協辦小甲各二名又摠置摠甲黎
老各二名共有百餘人則掌兵頭目各有所事樂
于自專不顧其主矣日久寢向有司余密察識其

情却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
繼牢死大患潛消后落窰崗黎聞風向化亦告編
版藉糧差訖州倉積存聽征糧斛准作本州官軍
俸糧敷散地方平安余後復從事廣西竟有加俸
二級恩命檄未下而已轉官南安矣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
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
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溜中未有
能脫者番舶久慣自能避雖風汛亦無虞又有鬼
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

爭互為群來趕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止未聞
有害人者

夫萬里長江舟楫如織而舟人無一不有

米穀可以出此而餓彼彼亦表微而利之聖平不

十幾百里而氣味迥殊女子百里而車馬異軌

宜憐思念憐未及而西轉有南楚矣

漸豈與州數不平矣余氣實於事而西景亦以

湖滌兼老請我合慈台雖公豈無輸五公本他官

兼乎或久患感何事益室尚然聞風何外亦皆

神時得爾許恐重下船公極空首始三千裡水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君子堂日詢手鏡

王濟

有樹曰龍骨其根大者如栝菴幹如臂而匾新發者亦然根至顛頂皆有刺手不可觸以之編籬堅過於墉伐枝插地即活皮色青翠可愛葉如楊梅十月後脫至三月發榦葉俱有白汁其花黃心紅瓣蒂著榦廣東又呼爲火殃酉陽雜俎中有慎火木亦名護火多種盆中置屋上開紅白花倦遊錄以雜俎所云者即龍骨樹又名烽火木斷之有白

汁所見龍骨誠如倦遊錄所言但不言有刺以其稱龍骨故畧之爾若云其汁着人肌膚遂成瘡痂則余未之知意者雜俎所載慎火木或別有種木有一種人名曰山子即夷獠之屬初爲亂守禦本州馴象衛鄧指揮者招撫居之各山聽其樹藝官無所擾今皆安其土矣尚呼鄧氏後爲主人其俗語音與華不同男婦皆徒跣短裳婦人以他髮雜已髮盤髻作大堆重可數斤上覆青布簪大頭銀剗耳至百餘耳綴數環男子花青布裹頭亦以耕織爲生就山伐巨木旋爲盆盎鍋蓋鼓鞞之屬入城

貿易其夫妻未嘗同宿但於晴晝牽臂入山擇僻處盡一日之樂旣入則於路口挿松竹以斷來者謂之挿青見者卽返或誤入則加以刀弩死且不顧若婚嫁則又可笑有女之家初不計財惟檳榔數棗爲聘結婚時男家有媒氏至女家立門外不敢輒入伺主人出以期告主人不諾卽辭去不敢言明日復往伺如初主人諾則延媒氏入飲及期婿偕媒氏携果盒往將及女家婿止近舍媒氏及門女躡新草履負襍挾繖繖上仍繫雙草履隨媒氏往婿所解履授婿婿穿履引之而去媒與父母

送者畢反不顧有子方偕婿歸寧

上俗婚嫁有期女家於近村倩能歌男嬾一二十人或三四十者至期同男舁轎至衆集女門女登轎夾而歌之互相應答驩笑而行聲聞數里望及男家室廬各皆散去男家携酒肉道餉之此附郭之俗雖衣冠家不廢惟城中軍衛所居及江浙人故不染此俗若僻遠村落則新嬾徒行歌者如附郭其俗尤有不可觀

每歲元旦或次日里中少年裂布爲帕挾往村落覓處女少嬾相期答歌允者男子以布帕投女女解

所衣汗衫授男子歸謂之拋帛至十三日男子衣
其衫而往父母欣然迎欸男左女右班坐一室各
與所期互相荅歌隣親老稚畢集觀之人家男女
者各期一男是日皆至歡歌至十六日乃罷歸歸
時女以前帕巧刺文繡還男子男子亦以汗衫歸
之女嬾之父並未別往赴期者一州之民皆然
雖千指之家亦有此惟城中有附郭無此俗中或
有故事皆曖昧

余見彼中竹有數十種與吳浙不同衮竹節踈幹大
體厚截之可作汲桶筍生七八月間味微苦土人

跨之余以爲不逮湖州棲賢猶竹筍與杭之杜園
遠甚惜彼中莫知其味不可與語釣絲竹亦踈節
幹視衮竹差小枝稍細而長葉繁可織爲器筍亦
可餐一名蒲竹人取栽爲屋瓦并編屋壁最堅美
又有勞竹大如釣絲自根至稍皆密節節有刺長
寸許山野間每數十家成一村共植此竹環之以
爲屏翰則蛇鼠不能入足可爲備禦計聞徭賊亦
皆恃此爲金湯官軍亦無可奈何後見續竹譜云
南人呼刺爲籜音勑邕州舊以爲城蠻蛋來侵不能
入今鬱林州種此城外呼爲護城桂海虞衡則書

以笏不知孰是又有班竹甚佳卽吳地稱湘妃竹者其班如淚痕杭產者不如亦有二種出古辣者佳出陶虛山中者次之土人裁爲筴甚妙余携數竿回乃陶虛者故不甚佳吳人甚珍重以之爲扇材及文房中秘閣之類丈許值錢二三百文山間野竹種類甚多

余初至橫之郊尚舍許名謝村聞挽夫譁然頃之一夫持一獸來獻名竹鼠云極肥美嶺南所珍其狀絕類松鼠大如兔重可二三百斤余睇視良久叱還而去後至州廨與諸士大夫談及皆果云此鼠食

系金...
筍故腴美得之最艱余以爲簡冊有載竹黽者卽
此杭湖諸山亦或有之但人未知其美故不取耳
橫人好植蘭至蓄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青花
者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
品大率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和勻搏成茶甌
大以猛火煨令紅取出錘碎雜以皮屑納盆缶中
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澆之則一莖著三十餘花以
火煨土者蓋其根甚茸恐蚯蚓蟻傷之耳花時
則數盆室中芳馥可愛門外數百步皆知其有蘭
矣世傳閩蘭最勝若此橫之蘭品亦未必下

吳浙間嘗有俗谚云見事難成則云湏缺樹花開余
於橫之馴象衛殷指揮貫家園中見一樹高可四
三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顛石楠質理細厚余問
之殷云此缺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吾父丁卯生
其年花果開移置堂上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
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團一開累月不凋嗅
之乃有草氣余因憶缺樹花開之說且謂不到此
地又焉知真有是物耶

州治北數里有山名古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有一
女郎神廟余職歲祀事嘗一至焉其山視諸山頗

秀拔當入嶺處有深澗淙淙不絕石梁跨之逕路
縈紆松栢樟榕諸木蒼鬱可愛路平有屋三楹名
半山亭殿指揮貫重建余爲記于石由半山轉百
餘磴有一坡極平坦復上數十磴有大榕木夾道
離立過此卽絕頂神廟在焉四顧遠近諸山若揖
拱不暇者南望州治大江寶華諸山皆在指顧山
後林木一望無際誠一州之勝也考宋元諸碑神
乃有唐姓陳一嬾人嘗縱鯉一日道遇白衣人告
云可速携家避古鉢山上此地明日將爲巨浸矣
還告其夫愴惶挈家方至半山其地已陷今存龍

池塘數十頃卽是後其婦遂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報活已恩也唐宋及我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橫人至今不食鯉云

州城南門外渡江陸行數里有寶華山鏡峭秀拔學宮正南一望屹然對峙術者以爲文筆峰故科不乏人余屢欲一登終以事阻人云其中逕路巖洞縈紆幽迥不可名峭壁怪石竒險峻拔又豈可愛中有一寺亦以山名今已圯廢中殿巋然僅存旁舍存數野衲而已聞昔嘗居千僧一巨鍋炊可餉數百人者尚漫沙土中地出兩耳人行其中不礙

間嘗有見浮出溪澗者次日相率往觀居然在焉
見則其歲有兵荒又有神僧騎鹿或虎徃來山間
此說近誕姑以紀異

其土多奇花異卉有不可名狀者於牡丹芍藥則無
仕宦携歸雖活不花人呼佛桑爲牡丹更可笑佛
桑有深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剪插於土即活茉
莉甚廣有以之編籬者四時常花又有似茉莉而
大瓣微尖其香清絕過於茉莉土人呼爲狗牙余
病其卉佳而名不雅故改爲雪瓣時漸有人以雪
瓣呼之矣又一花名指甲五六月開花細而正黃

頗顛木犀中尋湏酌香亦絕似其葉可染指甲其
紅過於鳳仙故名甚可愛彼中亦貴之後閱嵇含
南方草木狀云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又嘗見
山間水邊與叢楚籬落間紅紫黃白千態萬狀四
時不絕余愛甚每見必稅駕延佇者久之若同吳
浙所有者亦爲不少不可備述矣

果蔬之屬大率不逮吳浙遠甚以余所見惟蓮房西
瓜甘蔗栗四品與吾地彷彿雖有桃李梅梨數品
然皆不候時熟卽入市青硬酸澁不可噉杏子林
禽地素不產土人不之識楊梅大者如荳如吾地

所無者荔枝龍眼蕉實三品甚佳又有名九層皮者脫至九層方見肉熟而食之其味顛栗又一種名黃皮果狀如棟子味酸又有餘茸子如小青李味酸澁餘味茸亦不甚美橄欖烏欖二者甚多俱野生有力恣意可取市中十錢可得一大擔土人炒以進飲復有人面果冬桃山栗子木饅頭山核桃陽桃逃軍糧等野果種類更甚然西瓜雖美四月即可食至五月已無桃李枇杷二三月間即食四月俱已摘盡惟栗與茸蔗用方久耳

余初到橫入南郭門適成市荷擔貿易百貨塞途悉

皆婦女男子不十一余甚疑焉詢之云城中居者
多戎藉不敢買僕有僕則有差雖武弁之家例不
得免故廝役多用婦女至於販粥侍從亦然大家
巨族有至一二十人有善經紀者值銀二十兩有
司民間亦染此俗誠可鄙也又有鄉村人負柴米
入市亦是嬾人左爲可笑

嶺南好食檳榔橫人左甚賓至不設茶但呼檳榔於
聘物左所重士夫生儒衣冠儼然謁見上官長者
亦不輟咀嚼輿臺皂隸囚徒廝養伺候於官府之
前者皆然余嘗見東坡詩有云紅潮登頰醉檳榔

并俗傳有人蠻口吐血之語心竊疑焉余初至其地見人食甚甘余亦試嚼一口良久耳熱面赤頭眩目花兗於顛什久之方蘇遂更不復食始知其爲真能醉人又見人嚼久吐津水甚紅乃信口吐血之說余按本草所載檳榔性不甚益人丹溪云檳榔善墜惟瘴氣者可服否則能病真氣有開門延盜之患彼人非中瘴食如穀粟誠爲可笑

未至橫七十里地名古江有古江巡檢司并烏蠻驛在焉其地有烏蠻灘甚險過此未有不心駭鬼奪者其灘有六延亘三十餘里曰三鬼挂舵馬槽疑

壁龍門雷霹三鬼馬槽又險之左者瀉聲如雷徹
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波廟門右以鍊索鎖木虎
勢甚猙獰云不鎖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
廟下以生雞血滴虎頭人云此灘之險又甚於閩
之黥淡灘過黥淡者懼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則
無恙

城南由大江西南上十里許有牛皮灘以傍有大石
狀若牛皮故名如吳之虎丘千人石其大倍焉余
嘗經其地登坐踰時石上隱然有橫州二字大如
數席筆畫顛唐人土人浪傳神仙所書其西有山

亦秀上有百合花瀾漫椒麓余至當盛開時香馥
清遠甚可愛也

此方立期為市謂之集嶺南則稱虛不知稱虛之說
所起及何所據土人亦不知余謂大抵作市於丘
虛間故謂之虛唐人有綠荷包飯趁虛人之句想
其來遠矣又一書云成市則實市散則虛或未然
恐只是丘墟之義耳橫州雖止十五里有村八百
餘虛百餘一虛每期貿易財貨不下數十萬陶虛
百合青桐古辣則其尤大者云

相傳學宮西北江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當春分前

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涌出順流過學門則次年
舉人居身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外
其年中舉者六人此又甚異

於城中道遇一文身老婦因詢之云是海南人頃歲
調狼兵征勦黎賊被虜三四人賣至此又云海內
諸州黎俗生男女三日必請善文繪者於頭面肩
頸手腕膝脛腹背周身畫成諸花及八寶等件後
用細鍼數枚挑刺出血搽以青靛候三四日滌去
則花宛然斷續處再刺以補之至死不沒鉅族大
家以之相尚傭賤者則不敢自學文身之地即此

是已

宋秦淮海先生嘗謫於橫罕交游城西一祝姓老書
生頗淳篤家有海棠花一枝甚妍麗淮海每過其
家於花下觴味盡醉而返嘗於花下作醉鄉廣大
人間小之詞尚存于石後人即其地建亭名海棠
亭又一大橋長百餘尺皆以缺力爲材云宋時所
建者亦名海棠數年前建崇黃琮守州改爲淮海
書院余嘗至訪遺蹟有壞碑數通沒滅不可讀後
一小碑什於地拂拭觀之乃刻晁無咎像也云晁
嘗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後淮海得命還

卒於藤州即今藤縣人於其卒所建光華亭在焉
隣壤貴縣有馮姓之家世以神異顯有稱都長者乃
橫州侯興國舉人姑之夫故余得之頗詳其家神
異者世有一人立召風雨鬼神虎豹言人禍福無
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皆敬信不可言兩廣徭賊
事之尤謹皆以祖公呼之山峒間有跋扈者總帥
委之撫安其魁率徒衆頂香盆牛酒拜迎於道云
吾祖公來矣即聽約束帖然而還馮氏之居去大
龍山不遠其中皆熟徭所居每月朔望各賚香錢
至其家納焉甚有牛羊猪畜者故累年不敢爲亂

蓋馮氏力也由貴陸行往賓州必經大龍山非馮氏之車則不敢行車上有小旗爲物色其神異者率無末年至四十上下非縊卽溺而死死後遠近遂事之以爲神塑像於廟廟在貴縣北門外與家相隣廟已有十五六像偕其先也余嘗一往觀中有宋元碑石紀神異悉如今日所謂都長之神比之他世尤異弘治間鬱林州妖賊李通保假稱馮都長作亂旗幟皆馮氏徒衆遙見賊魁若衣黃袍冕旒所居室廬皆成金碧宮殿以其術蠱惑聚至數萬人官兵無如之何與賊相拒者半月一日東

風甚急賊將以火攻官軍度不能遁三司諸官愴
惶呼都長告急荅曰無妨待我與祖宗商量遂焚
蕪一香徃營外望空數拜鄉語刺刺飯頃以手指
畫若問荅狀言訖乃入云無事無事吾祖宗俱在
此矣可速傳令子時蓐食丑時起營縱火依期而
行賊見吾軍舉火循東風皆大笑頃焉吾軍呼噪
而出風反火烈賊大潰走斬獲無數都長單騎馳
而呼曰我郎真馮都長也汝輩復何遜賊衆見之
云果吾真祖公耶皆羅拜於前衆縛其魁請降事
遂平又有木山峒徃賊猖獗視官軍蔑如總帥委

都長招撫受命卽單騎引數卒直至巢穴徒衆見之皆羅拜椎牛擊羊設酒迎欸不暇惟命是從因諭衆云衆皆安業但爾渠魁某人不可赦可隨我出見總制衆皆唯唯其魁卽隨以出見總制訖就責付都長帶往梧州交割械送之京出至外其魁告都長云死固不足言但容我暫回料理家事卽出就獄都長與爲期縱之至期不至人盡危之都長但云無妨明日必來旣而果然人問愆期之故賊云吾固將叛只被馮都長放許尋大蟲咆哮圍繞家宅恐禍及妻孥故不敢愛一死乃來耳都長

年四十餘一日將自縊親友畢集守之虞其死也
侯舉人父亦在焉忽對侯云我死三年舅舅有一
難可向東南叫我三聲頃焉守者稍懈竟自縊死
三年後侯販稻子三大舡往龍州將至逢暴雨水
漲四五丈遇夜舟人失守水退船閣山腰間明蚤
衆相顧愕然無所爲計忽憶都長决別之言遂面
東南再拜叫都長者三其夜夢都長告云明日有
救者至毋憂也日出時可爲飯以待明蚤果有一
人率二十餘徐棹二小舟來乃廣東商人素與侯
善者云昨更深時一人來報我云侯兄遭難於此

可速往救又云可於山中尋伐連幹芭蕉自船閣處直至水口厚以藉墊以繩索將船用力一挽卽至水中無虞悉如所指而行無纖芥損動若無事然神異若此者不可枚舉姑以其一二紀焉

橫人專信巫鬼有一等稱爲鬼童其地家無大小歲七八月間量力厚簿具牛馬羊豕諸牲物羅於室中召所謂鬼童者五六人携楮造繪畫面具上各書鬼神名號以次列卓上用陶器杖鼓大小皮鼓銅鑼擊之雜以土歌遠聞可聽一人或三二人各帶神鬼面具衣短紅衫執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

有時奮身踊躍至屋梁或仆於地或忽據中坐自稱爲某神言人禍福主人跪拜於下謂爲過神少憇復如之如此一日夜方罷人有疾者亦以此術祈禱不即愈至再至三至四五不已甚至破家者有之不復更問醫藥城治間人十中雖一二委醫亦未始不蕪於此者雖士大夫家亦然此俗又甚可鄙

其地多山產美材缺栗木居多有力者任意取之故人家治屋咸以缺栗臭楠等良材爲之方堅且久若用雜木多生蛀蟲大如吳蠶日夜嚙梁柱中磔

礫有聲不五年間皆空中遂至傾倒其缺栗有參
 天徑丈餘者廣州人尋來採製椅卓食隔等器鬻
 於吾浙間可得善價吾吳浙最貴此木又有鐸木
 甚堅色赤歲貢於京為神鎗中用又有一木亦堅
 重其色淡黃有黑斑如虎文故稱為虎班木可作
 小器甚佳亦有以用藥煮作純黑色偽為烏木以
 射利其棕竹極廣瀾山巨谷皆是吾地有得種盆
 盎中者數竿可值一二金有採往南京賣作扇材
 者材為柱杖亦佳其地更尋不能名狀
 橫人相傳建文庶人遇革除時削髮為僧徒遁至嶺

南後行脚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十五餘年
人不之知其徒歸者千數橫人禮部郎中樂章父
樂善廣亦從授浮屠之學恐事泄一夕復遁往南
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遂爲人所覺言諸官
達於朝遣人迎去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
壽佛禪寺四大字在焉其寺南面江壯背城殿宇
甚華美有腴田數百頃臨街店屋四十三間歲可
得賃錢百五十金今止一二僧懦不能立利歸里
長并諸有力者又傳自建文庶人去則寺日就廢
僧人不能存云

橫地豈產珍異之鳥吳浙所有者不錄若烏鳳山鳳
秦吉了珊瑚倒挂之屬皆有孔雀龍州山中甚豸
橫亦時或有之其烏鳳狀類繪家畫鳳色黑如雅
翎腹皆淡紅長頸紅冠喙脚俱赤有距山鳳狀如
烏鳳色具五彩若今繪者但尾稍短其聲甚惡好
食蛇二者以其類鳳故以鳳呼范石湖桂海虞衡
云山鳳狀如鵝鴈嘴如鳳殊未然又云巢兩江深
林中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竅以
飼之鷺乃發封殞則窒之而死又余所未知也倒
挂小巧可愛形色皆如綠鸚鵡而小畧大於尾雀

好香故名收香倒挂東坡有倒挂綠毛麼鳳之句
卽此珊瑚鳥比畫眉差大彼皆寫珊瑚二字不知
何義余謂以其珍貴故耳或別有名考諸埤雅爾
雅皆不見錄然此鳥好聞彼人豕畜以賭勝負甚
至以鞍馬爲注者如吾地鬪促織然秦吉了俗呼
爲了哥教之能人言狀如雛雛而大嘴瓜俱黃眼
上有黃肉鷓鴣甚豕如小牝雞虞人捕賣市中五
錢可得一隻甚肥美又有綠鳩捕得亦可食詢山
間人異鳥甚豕不可一一名狀

與客坐間談橫州山水佳勝必首及湓塘巖次則謝

村巖焉彼人呼洞曰巖余終以公事羈縻不能一
往後乘進表之行軍衛鄉宦舉人諸公置酒舟
中餞別乘輿一登始畢素願先至謝村方維舟村
老一人率百夫列炬前導行半里皆平坡後入小
路透迤縈繞數曲卽有巨怪石數十餘依石轉二
三曲得一絕壁若無可入處復巡一石後方有一
洞門頗寬敞入數步一小方池水甚清徹云歲旱
不涸沿池轉摺數十步乃炬而行復轉一曲卽有
小水聲常汨汨深淺莫測洞約深數里水亦如之
中白石如玉竒怪不可言有石如老君危坐臺上

人亦呼爲老君石亦有若獅象人虎千態萬狀或
如米柱下垂亦有自地涌出上挿者行半復有一
岐石入亦深廣至盡處極高曠頂有一穴光射洞
中明朗可愛人云其小水中產嘉魚至九月自
穴出大江人從穴口捕得甚肥美人極珍貴地里
誌載云蜀夔府達縣雅州與漢中沔縣俱有丙穴
產此魚獨不云橫其穴亦宜以丙穴呼可也遊畢
還舟渡江行里許見一山巋然於平曠中卽湓塘
巖也陸行皆叢楚榛莽中有小蹊乃前村老輩率
人新薙入者約數百步有巨石磊塊塞洞口巡石

環走得入洞處中甚寬廣明朗四圍及頂皆有穴
透入日光中尋奇石色青翠若所繪金碧傍升一
石有若磴數級即一小路巡石壁而行縈繞數曲
一石隙可上地亦平曠其西有窓數處可以下窺
先所入處復於其上有一石如舌下垂人呼為龍
舌石遂索一梯自龍舌攀而上得一門入復平曠
如前以入洞時計此第三層也余遂索筆大書重
樓洞天四字於上傍亦有一門出得平地一區若
露臺下視甚高峻四望亦曠遠長江若一練帶圍
遶遠近諸山如列屏障此又可愛諸公於洞中盡

醉出至江澣而別

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其地皆山鄉有田一坵
則有塘瀦水塘高於田旱則決塘竇以灌又有近
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桔槔每歲二月
布種畢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插於田更不
復顧遇無水方往決灌畧不施耕盪鋤之工惟薹
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薹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
皆已獲每一畝得穀二石者爲上此亦習於逸惰
而不力耳又有畚禾乃旱地可種者彼人無田之
家并徃僮人皆從山嶺上種此禾亦不施芟工亦

惟薶草而已獲亦不減水田彼又不知種麥之法
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蕪莽不顧余詢之云亦嘗種
遇熟時不伺曝乾卽鞭淨處之器間彼土又多濕
熱皆黧爲紅黑色食皆無味或有食卽嘔吐成疾
遂云地宜不麥故皆不種殊不知收時須曝令乾甚
方貯之無不美者余備寫種收之法示之各村墟
間亦有人種矣

橫州城中有魚塘三百六十口郭外并鄉村倍之大
者種魚四五千小者亦不下千數故魚甚賤騰貴
時亦斤不滿六錢江河間魚亦不少其品與吳浙

所產不同一種名谷魚顛鮎與鮓味亦肥美余甚
愛之又一種名鈎魚狀顛鮎身少匾其唇甚長垂
下數寸味皆在此故俗有喫着鈎魚肉不惜老婆
視之語又一種名竹魚其色如竹青翠可愛味亦
佳魴魚極彳甚美有重十餘斤者鱠魚烏蠻灘下
甚彳灘上直抵橫以上一帶皆無嘉魚惟謝村巖
江邊里許則有餘皆無之又有余所未見者又不
知幾種鯉鯽皆與吳浙同

橫州雖爲殊方僻邑華夷雜處之地然一歲有一二
節序可觀遇端陽前初一日卽爲競渡之戲至初

五日方罷舟有十五數隻甚狹長可七八丈頭尾皆刻龍形每舟有五六十人皆紅衣綠短衫裳鳴鈺鼓數人舉旗一人餘各以漿櫂水其行如飛二舟相較勝負迅疾者爲勝則以酒肉紅帛賞之其負者披靡而去遠近男婦老稚畢集江滸珠翠緋紫橫炫奪目或就民居樓屋或買舟維綠陰間各設酒歌鼓飲飲而觀至暮方散中秋城中郭外之家遇夜必設一大月餅宰白雞魚肉盛陳瓜果至十餘品者或於通衢或於院落間一家之內無間老幼皆集所設處拜月飲飲簫鼓謳歌聲聞遠近

達旦方已雖家貧亦不廢此二節甚佳吳浙所不如此地之俗豈可鄙賴有此耳

其地人家豈畜牛巨家有數百頭有至千頭者雖數口之家亦不下十數時出野外一望瀰漫坡嶺間如曦故市中牛肉四時不輟一單百餘斤銀五六錢馬亦豈產絕無大而駿者上產一匹價不滿五金又有海馬云雷廉所產大如小驢銀七八錢可得一匹亦有力載負不減常馬家畜一匹或數匹漢廐中有果下驪高三尺卽此至如驢騾地素不產人皆不識其地猪甚肥而美足短頭小腹大垂

地雖新生十餘日即肥圓如匏重六七斤可烹味極甘腴人甚珍重延客鼎俎間無此不爲敬余初不甚信鄉士夫烹以見餉食之果然吳浙人愛食犬呼爲地羊小猪之味過於地羊遠甚又所畜羊皆黑色若蒼色者人亦異之余嘗於坐中談及吾地白羊人以爲駭若吾地異黑羊也

有菌甚鮮美作羹其味未有逾於此者雷過則生溼疾採稍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靄菌亦有曝乾作腊雖佳不如鮮烹者遠甚予謂即滇南之雞棕燕窠之屬但此物不產耳

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其地甚多狀類蜥蜴守
宮之屬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墻壁間其物二者
上下相呼牝聲蛤牡聲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
抱負日墮於地人往捕亦不之覺人以手分擘雖
死不開人得之以槁熟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曝乾
售人煉爲房中之藥甚取效尋常捕者不論牝牡
皆可爲醫獸方中之劑也

余暇日與馴象旂指揮左州李太守欽承侯舉人嘉
祥間談偶及諸土官風俗飲食燕遊起居甚爲可
鄙各處者皆同其飲食烹飪與華人不類蛇鼠山

百脚蚯蚓蜻蜒皆以登饌更喜木蠹白大者爲上品又以牛羊脾上黑膜焙研細雜以椒塩蘸食諸肉嬾人不纏足不穿底衣裙至十餘數幅甚長拽地尺餘以笄爲禮衫甚短髻用髮挽成大與頭等上着笠笠上飾以珠翠金寶性甚淫亂又言田州太守岑猛云漢岑彭之後其家豪滑狠鷲好殺恃人馬財粟之盛故恒不法無理殷嘗爲總帥府旗牌官屢至彼土故知之詳遇總府差官賫旗牌往彼調兵有至一二月不出承舍之人飲氣不敢出一言蓋恐其加蟲毒之顛中傷之也歸則總府責

在旗牌人員甚至杖一二百屢有至死者又將此輩置之法外忿詈畧不之加遂各相效左各土官又畏其強遇有調不敢輒出差人往彼請命及伺動靜彼若有期因其期亦出彼不之動亦不敢動其跋躡不恭也如此正德間發人馬十餘萬掠龍州知州皆逃匿劫去金銀寶貨鉅萬殺虜男婦無筭蓋龍州甚富人馬不及耳其龍州例委指揮一員率四十軍歲在彼把守遇掠後聞諸當道達於朝下巡按御史轉行監司諸官案問其把守指揮坐以失機處死至今未釋龍州知州罰米二百

石岑猛令其立功贖罪此不知何律恐軍門別有
條例余所不知抑恐諸公慮其激變姑事姑息之
典但以四十人禦十餘萬衆而加以失稅之罪恐
不能服輿論耳弘治間其族有岑浚者爲思思知
府亦不法無狀然未若此之甚卒至剿滅彼岑猛
者若不復鑑岑浚覆轍吾見其覆滅可待矣

人稱猿通臂嘗讀埤雅爾雅稽諸簡冊亦然或云臂
通肩余未見爲疑攝州事時一日總鎮王太監移
文下州差人捕猿入貢余因檢故事凡打捕例
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衆唯而去旬

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猿之命已號召得三百餘夫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隣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昇一援至予驗其形似皆如諸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長臂者爲猿其顛雖非一皆短臂蒼毛者烏得爲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爲黃潰去其勢與囊卽轉雄爲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總鎮府一人云府

中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曩漸皆
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爲異事後知雄化爲雌乃固
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猿善攀援跳
躍迅捷如飛又必衆夥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
致之毋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勞僅得其一也又
馴象鄧指揮家昔有山中人獲一猿來獻面黑身
白惟頂上有黑毛如指闊一綫直至脊盡處有人
云猿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
歲方變爲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又異然則唐人
之詩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有白

者余州所獲獫狁今上罷貢珍異故不用予遂
携歸畜之三數年甚馴擾忽疾作而敝瘞小橫山
側與鶴冢相並

山中產蚺蛇大者長十餘丈能逐鹿食之土人捕法
採葛藤塞蛇穴徐入以杖蛇嗅之即靡乃發穴出
蛇繫於葛繩嚮而烹之極腴售其膽獲價甚厚其
脂着人骨輒軟及能萎陽終身不舉食鹿骨角隨
腐本草諸書皆所未載余甚異之今江南得其皮
以爲樂器刀劍之飾

有物狀如蝙蝠而大如鴉遇夜則飛好食龍眼將熟

時架木爲臺於園至昏黃則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爲飛倉余偶閱溪蠻藁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嬾人就蓐藉其皮則易產名飛生子謂卽飛倉也橫人譌生爲倉蓋聲相近云

廣西橫州乃舊合浦郡也余竊祿于茲見其風氣絕與吳浙不同故每遇事必細詢之不倦是以郡內山川出產民情土俗頗得一二在官二百五十日以母老去家甚遠恒邑邑不自安遂請終養還居常與賓客樽俎間每有談及治內事

者余性踈懶又拙於應對故暇時憶一事則書
一事於故楮積久成帙錄而入梓或有問及則
以一帙呈焉以代口舌題其首爲君子堂日詢
手鏡君子堂者郡廨側燕息所也嘉靖改元秋
吳興白鍊道人王濟謹識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